王忠文公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忠文公集

(一)

王禕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重刊王忠文公集序

謹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四庫書目已著錄。顧世不概見。惟潘氏乾坤正氣集中載公集二十卷。爰鈔出校訂付鋟。而弁其首曰。吾儒讀聖賢書。欲以輔世翼教。楷模人倫。則文章節義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數人。或數代不得一人。蓋其難也。吾於忠文見之矣。公學有淵源。師黃友宋。其爲文醇樸宏肆。下筆千言。如霆驚電激。濤湧波迴。讀者舌撟而不敢下。莫不歎其極文章之鉅觀。不知公之文章。公之節義爲之也。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故其發於文者。磊磊落落。適肖乎其衷之所藏而不能掩。觀公之銜命滇南。義不屈辱。卒以身報高廟特達之知。至今凜然有生氣。然則公即不以文章著。而其爭光日星者。固自若也。又況其文之足以傳後耶。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集中青巖叢錄及華川卮詞二種。載在學海類編者。已刊成單行。茲不復重出云。同治九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氏謹序。

明史本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長師黃溍學古文遂以文章名世嘗游元都陳時務七八千言宰相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輩先後論薦之不報乃南歸益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爲中書分省掾史征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賜而遣之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寘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父憂歸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尋掌起居注已命同知南康府事賜金帶寵之居官有惠政太祖將卽大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旣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爲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每召對必賜坐久則賜食坐失朝降編修出使吐蕃未至召還五年正月太祖旣平蜀議招諭雲南會北平送雲南使者蘇成至乃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往漠北者卽命禕齎詔偕往至則諭王以禍福王未決而元嗣君遣使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匿禕民間脫脫誚讓王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旣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脫脫益詈王或曰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不

從則遣之且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夕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梁王遣使致祭具棺衾斂之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我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紿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雲宜與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歷官刑部尚書與禮部尚書陶凱並出爲湖廣參政雲南平雲子敝上雲事於朝詔馳傳返葬以敝爲國子生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成化中命建祠雲南春秋奉祀弘治中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祠改祠額曰二忠紳字仲縉禕死時年十三鞠於兄綬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啓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即死所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與方孝孺友善卒官子稑字叔豐幼師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珣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亡食不兼味稑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卒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子汶字允達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居三年謝病歸讀書齊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京卒

王忠文公傳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充師黃溍得其精詣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卽聞江南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尋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爲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召議卽位禮失對、譴授滁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爲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天眷自永臣謂宜法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斂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慘夸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

之上聞卽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爲詔稱旨三年豫教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爲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諭尉他事下之乃令齎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殲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蠭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砂漠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强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鴈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禕神明閒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異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聞禕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禕與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燼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得達上大怒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旣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禕子紳始訟言禕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靖難後革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禕學有原本兼優謀略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措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

皆行於世。子曰綬。曰紳。東陽王崇炳虎文氏撰。

王忠文公集目錄

卷一……一

河圖論
六經論
四子論
分野論
正統論
改元論
兵論上
兵論中
兵論下
河圖辨
洛書辨

湖清辨
原儒
原士
原諫
卷二……二九
宋景濂文集序
送鄭士亨序
朱左司集序
浦陽文藝錄序
河朔訪古記序
國朝名臣列傳序
送金華尹徐君序
夏小正集解序
水經序

章氏族譜序
贈丹徒令呂君序
孝經集說序
贈吳生序
贈陳伯柔序
楊季子詩序
廬山遊記序
朱元會文集序
練伯上詩序
金華俞氏家乘序
敏求錄序
張仲簡詩序
治政萬言書序
送羅傳道序

卷三……五九
上京大宴詩序
送樂仲本序
送顧仲明序
送劉志伊序
麟溪集序
經筵錄後序
贈分水達魯花赤之官序
送申巡檢之官序
贈醫師張君序
贈葛仲正序
送湯子誠序
送葉子中序
送施掾史序

送沈仲達序
送詹君序
送吏部員外郎月君序
宣城貢公文集序
木巖禪師語錄序
送笪生序
棣鄂軒詩序
南昌李氏譜序
義烏龔氏家乘序
送伯達王君序
卷四……八五
送胡仲淵參謀序
送貢公守平江序
少微倡和集序

送朱仲桓序
送孫實夫序
鳴道集說序
浦陽戴先生詩序
漢七略序
唐五禮序
劉氏族譜序
贈熊君序
送胡先生序
盛修齡詩集序
郁離子序
匡山詩序
羅鄂州小集序
陳氏族譜圖序

孝行詩序
章氏兄弟字序
贈郭士中序
送紹興守張侯序
周易演說序
王氏迂論序
黃子邕詩集序
送鄭仲宗序
卷五……一一四
滄江書舍記
知學齋記
天機流動軒記
陳氏萬卷樓記
思燉人辭後記

錢清江浮橋記
青嵓山居記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王氏鳳林亭記
醉經堂記
大事記後記
靈谷書院記
雲林小隱記
楊氏義塾記
心迹雙清亭記
鄭氏水木居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遊白鹿洞記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卷六……一四三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南康六老堂記
南康二賢祠記
羽福軒記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寫易軒記
建昌州新作譙樓記
緯蕭軒記
樗隱記
仰高樓記
義烏縣興造記
致樂軒記
謁周公廟記

謁茂陵記
漢瓦硯記
說學齋記
尙友千古齋記
韋齋記
寶硯齋記
舒嘯臺記
婺州路均役記
隱貞堂記
滄洲庵記
尙德齋記
卷七……一七五
婺州新城記
鄭門義門碑後記

蕭然山堂記
好古齋記
思報堂記
南溪堰記
章氏祠堂記
處善堂記
恆齋記
明善書院記
春暉堂記
湯氏順寧庵記
章氏義阡記
九華山房記
壽萱堂記
慈竹堂記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清風樓記
致思樓記
著存齋記
德清重建縣治記
營丘山房記
卷八……二〇一
文丞相畫像記
慈溪縣學記
漢南北軍記
唐兩省記
清寧堂記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學詩齋詩記

楊氏墓記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友怡堂記
崆峒山房記
鶏適軒記
歸全精舍記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甘泉寺佛殿記
壽菊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紹興讞獄記
卷九……二二五
封諸王詔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開科舉詔
封安南國王詔
封占城國王詔
免租稅詔
封高麗國王詔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招安諸處盜賊詔
誡諭中外百僚詔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開平王夫人制
中書左丞相開封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制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文除侍議使誥
秦文除侍議使誥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張世傑除夏官正誥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追封梁國夫人誥
方國眞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楊奕除中書左丞誥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魏觀除太常卿誥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尚書誥
禮部尚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漢太尉諭七國檄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座右銘
器物銘 并序
冠銘
佩銘
履銘
枕銘
席銘

衾銘
帳銘
筒銘
褚銘
鼎銘
鏡銘
櫛銘
尺銘
印銘
觚銘
琴銘
匱銘
榻銘
屏銘

劍銘
友德齋銘
逍遙軒銘
潛心閣銘
羅氏衍慶堂記
居易齋銘
昱嶺關銘
雲黃菴銘
周牙璋銘
漢玉律銘
學海齋銘
貧樂齋銘
散木庵銘
補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卷十……二五九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并序
齊桓公請成於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晉欒枝對楚
晉文公請王狩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周告齊請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
張良辭高帝
文帝賜吳王璽書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賢良對武帝策

張湯議肉刑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宣帝賜趙充國書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麒麟閣蘇武頌
卷十一……二七七
擬元列傳二首
擬元儒林傳
古琴操
皇天操
江漢操
越操二首并序
種山操
鑑湖操

來歸操并序
瓊響操并序
烏傷操并序
卷十二……二〇三
孔子廟庭從祀議
泉貨議
七出議
宋景濂像贊
戴叔能像贊
趙子常畫贊
韓君畫贊并序
福寧王尹贊并序
潘先生畫像贊
自贊畫像

趙敬德畫像贊
蘇伯斐像贊
寧山贊
虞先生戴笠圖贊
端本堂頌并序
日月山祀天頌并序
興龍笙頌并序
續丹扆箴并序
宵衣箴
正服箴
罷獻箴
納誨箴
辨邪箴
防微箴

澧部刺史箴 并序
唐起居郎箴 并序
閒止齋箴 并序
思學齋箴 并序
卷十三……三二七
靈佑廟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 并序
溍安縣三皇廟碑
馬蹟山紫府觀碑
義烏縣去思碑
元故宏文輔道粹德眞人王公碑
上平章札剌爾公書
上蘇大參書
上丞相康思公書

跋太極賦
跋玉枕蘭亭帖
跋先世墓志
書友人解嘲後
跋圯上進履圖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跋顧次鳳先生書
跋至治鹵簿詩
書馬易之潁川歌後
書趙泰州平反記後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題南山圖後
書堵無傲被誣事後
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

書李遵道臨米元暉畫後
書王大參詩後
跋石鼓臨本
書俞生擬古詩後
跋呂大愚帖
跋曾茶山帖
跋七歌六歌後
書徐文貞公詩後
跋周益公祭文稿
跋古文孝經
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跋東坡書淵明詩
跋宋太宗御書
跋宋高宗賜岳王手札

跋滅金露布
跋西臺慟哭記
書宋氏世譜後
書代祀馬援頌後
跋重屏圖
跋顏眞卿誥
跋趙魏公帖
跋黃庭經
跋東方朔贊
跋宋戴二君詩
跋五牙元精經
跋趙魏公千字文
書鄭子美文集後
書胡山立先生詩稿後

書劉宗弼詩後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瞻雲辭
招遊子辭
印譜題辭
望雲林辭
衍漢請雨辭
補漢攻社辭
述漢祓辭
葺漢儺辭
篡漢禡牙辭
李樾字辭
卷十四……三七三
述說苑井序

續志林并序
儒解
書閫死事
說舟
雜說二首
卷十五……四〇三
急就章并序
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周官官名急就章
演連珠
文訓
卷十六……四一九
九誦

遠遊
皇天
世運
哀古人
皇綱
戎葵
崦嵫
瞻烏傷
文評
文原
述騷
卷十七……四三三
義烏宋先達小傳宗澤　徐僑　朱元龍　康植
王安國小傳

吾邱子行傳
禹烈婦傳
考定伯夷傳
宋太史傳
劉叢孫傳
陳孝婦傳
義烏喻氏家傳
鮑信卿傳
齊琦傳
卷十八……四五七
友琴生傳
喻夫人傳
熊孝子傳
蘇君小傳

琊琊山人傳
趙賢母傳
宋瓚字說
金存字說
戴琦字說
續喜聞過說
南稜先生行述
謝君章行述
趙君行狀
江夫人行述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卷十九……四八七
陳仲晉哀辭

王處士哀辭
汪元明哀辭
衞處士誄詞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諭龍文
祭胡侍郎文
祭黃侍講先生文
祭蔣季高文
祭靈星祝文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元故中山府判官致仕王府君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故薛君墓銘
劉母徐夫人墓碣銘

謝節婦墓表
錢夫人羅氏墓銘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卷二十……五〇九
贈禮部員外郎葉府君墓銘
故孫君墓碣銘
趙君墓銘
袁母奚夫人墓誌銘
陸夫人墓誌銘
故石門書院山長吳君墓誌銘
故傅母樓夫人墓碣銘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故申府君墓誌銘
故翁君墓誌銘

鄭府君墓銘
蔣季高墓誌銘
故成齋先生墓表
喻母石夫人墓表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烈婦李夫人墓表

王忠文公集卷一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河圖論

河圖出於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於此矣而其爲說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出於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於洛大禹因之而敘疇固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蓋在於不知圖書之辨自今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位於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九爲洛書十爲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爲河圖而十爲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故不能無疑於此也先儒或以爲河圖卽八卦或考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以爲卽戴九履一之圖而疑其爲河圖或以邵子爲主或以列子爲證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或又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之方圖爲洛書此其爲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者

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爲河圖也。何者。奇耦相對而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象方者。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對而中以五。縱橫皆十五。卽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圓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爲洛書。洪範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於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於不知圖書之辨。或曰。果如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簡而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於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以爲言也。

六經論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爲道。不徒有諸己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爲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

發以爲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爲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淆亂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繫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

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況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畢備。吾卽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四子論

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微言。而記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其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記。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七篇。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謂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予論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卽誠也。而中庸首言

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先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翕純皦繹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鎔轄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孟子爲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乃言分野爲始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

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虛危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衞爲營室東壁楚爲翼軫吳爲斗粤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攘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菑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元枵則在子魯之地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有可疑者杜預等註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之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分毫析縷各極其至而十二次之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以不足言而弗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

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金木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星焉。所謂象也。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固豈專係於是哉。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竊之邦。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傳者曰。

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修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爲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於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熒惑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爲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爲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人而使勿絕也。猥以假人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矣。故正統之序。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泰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略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强弱。自相幷吞。而天下猶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

離合紛紜莫適爲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幷北齊而授之隋隋幷後周又幷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弑其君盜其國以梁爲僞固也後唐之興藉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遼幷于金而金又幷于元及元又幷南宋然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在歐陽氏之所爲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于天下矣

改元論

古有改正朔而未嘗有改元非無改元也弗以是爲重事而弗之異也夫有國者將以明一代之制度也於是乎有改正朔若稱元年而後累數之者是蓋史官紀述之常體所以志夫人君在位之久近者也是故春秋於魯公卽位之始皆稱元年公羊傳曰君之始年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

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愼注云。始封之年也。夫魯、周之諸侯。而所謂王侯者。漢之臣子也。使改元果爲重事耶。則信如說春秋者。所謂諸侯不得改元。非王者不改元矣。奈何周之諸侯。漢之臣子。不皆襲稱王者之年。而輒自改元。而春秋、史記。顧又因其僭而書之耶。故曰古未嘗有改元也。考之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其更爲元年也。蓋曰受命於是始焉爾。及周之衰。列國爭稱王。其始卽位時。不過以諸侯之爵稱。及旣王矣。則將以自異也。於是又改稱元年。故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其所以改元者。蓋亦曰稱王於是始也。是豈以爲重事而異之耶。自漢以後。一變於文帝之稱後元。再變於武帝之名年以建元。後世因之。遂重於改元矣。嗚呼。旣已稱元。而又改元。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記注繁蕪。莫之勝紀。是以弗可革矣。或曰。使改元不以爲重事。而直史官紀述之常體。則曷爲變一而爲元也。吾聞之杜預曰。人君卽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曰一年一月也。曰元年。曰元日。此唐、虞、三代之所常稱。又何足以爲異乎。

兵論上

古之用兵。以圖天下之事者。未有不以有名而能有成者也。夫名者豈可以僞爲哉。天命人心之所屬。而有以應而順之焉耳。故應天順人者名之。名之所以立也。吾觀於書。於湯、武之事見之。湯之伐夏也。有曰。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武王之伐商也有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湯武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者也當其告誓之際未嘗不拳拳於天命人心以爲言由是言之豈非應天順人者名之所以立乎名之立事之所以成也此湯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武王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幾希矣雖然吾於漢之高帝猶有取焉秦爲無道天下所共患若諸侯並起孰不名其師曰誅無道秦秦已滅亡諸侯各有分地而楚漢角戰彼此成敗獨未可知方項籍願與沛公入關懷王不遣籍而沛公是遣人皆謂漢事之成實原於此而吾以爲不在入關之時乃定於爲義帝發喪之日何者懷王立爲義帝楚漢皆北面事之者也及籍弒義帝而沛公發兵討之則籍爲天下之賊而沛公天下之義王矣天命人心之所屬於此可見天下之歸漢可以計日待用能不五載而帝業成鄉使高帝不用董公之說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董公之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無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正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高帝之明固宜有出於此矣然則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豈不猶於高帝見之乎若夫諸葛亮之師亦庶幾焉而君子又不可徒以成敗論之矣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應兵三曰忿兵四曰貪兵五曰驕兵然吾謂義兵得用兵之名王者之兵皆義兵也漢高帝諸葛亮之兵是也至於應兵亦王者所不能免焉者也外是則雖漢武之三十六將軍王尋王

邑、苻堅百萬之衆吾未見其有名也。嗟乎用兵一也有名無名之間而事之成不成繫焉名之一正則天命人心自不能以他屬而世之用兵欲以圖天下之事者乃不審於是焉何耶然天命本難知而人心爲易見因人心之向背以驗天命之去取而皆應焉王者之舉如是而已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夫待時而動而正名以爲先而舉事有不成者吾未之信也

兵論中

取天下者必先定其所守得所守則天下之勢在我而兵力所向可以無往而不克昔之有天下者鮮有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焉方三國之分裂也魏之境北盡幽、冀南盡揚、雍而都洛陽吳之境北據江南極海盡有交、廣之地先都鄂而後建業蜀之境盡益與梁而都成都鼎峙而立其正僞不大相遠而吾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夫鄂據大江上遊建業亦以大江爲限而成都有劍門以爲天險者也今而吳、蜀實守之陝以西有長安其地四塞爲固左殽函右隴蜀被山帶河而內沃土千里秦、漢之所都河以南有南陽其地夷漫數百里皆沃衍之墟東有漢與鳳林以爲關南則菊潭、環屬於漢北有白崖聯絡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光武之所興王此兩地者又非鄂、建業、成都之比一能守之則其勢足以制中原而控天下今魏氏乃有其地而不居而洛陽是守夫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非若長安、南陽之形勝爲天下之大險可恃以立國也故夫吳、蜀不滅則魏終不能以息肩是故周瑜嘗請于孫權欲幷張魯據襄陽以蹙魏

諸葛亮之說先主欲命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及吳、蜀合而攻魏赤壁之役雖以曹公之智水步騎十萬之兵而周瑜以三萬人敗其衆渭南之役雖以司馬仲達之能全魏諸將之勇而諸葛亮以十萬衆挫其徒何者天下之足以爲守者不能守則天下之勢非我所能有故我之所向無往不受制於敵矣是以戰於夷陵魏必合吳而後蜀可勝而漢中之舉吳、蜀復合而遂以勝魏然則吳、蜀合而魏之不亡者幸也故吾於三國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雖然曹公、司馬仲達不足道也而諸葛亮亦未爲得焉夫成都雖以劍門爲天險然其險也守則不可出出則不可繼兢兢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控天下哉故亮之棄荊州而就成都亮之失也荊州以江陵爲要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亙其左漢陽固其右視成都則四達之會也亮有之而弗爲守則其區區一隅而不能以究其志之所欲爲無疑矣抑非特亮爲然也項籍之兵足以百戰百勝非漢高及也高帝已入長安而籍復據有之既遷高帝漢中則宜定以爲守矣不知出此而乃東都彭城彭城者山東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勢之所繫也故使高帝卒以還定三秦而天下之勢已在漢而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何益於事爲哉故其事之無成非不幸也宜也故吾謂項籍之力足以奪天下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而皆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也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

兵論下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於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於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光武之三千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于八千之謝元是也故衆勝寡寡勝於衆常道也至於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於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於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於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略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略如何不至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絞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逆施之於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

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槃之走丸丸走於槃縱橫圜直繫於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於槃也孫武之書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古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於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爲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於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徒能如括者多矣況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於後世也

河圖辨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爲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爲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祕淩厲道妙各自以爲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爲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爲圖而九爲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爲圖十爲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概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爲書孰爲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

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于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擬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塡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卽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

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祕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爲言也

洛書辨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

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隅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指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

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旣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躋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且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旣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旣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

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

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

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湖清辨

義烏縣治西有繡湖。自昔相傳云。湖水清。出狀元。在宋季時。言屢驗。至正四年。歲當大比。其夏湖復清。邑人曰。今年大比而湖清。其爲邑士科第之兆明矣。既而士之貢於有司者皆不中。邑人曰。天之示人雖顯。而其定於冥冥者。人莫得而測也。天其或者將應於他日乎。而窮鄉之士。有不得與於鄉舉里選以爲恥者。則爲之說曰。今縣令之爲政也。寬而明。惠而矜。人和而訟平。年豐而歲登。湖之清。此造物也。所以彰其善云爾。則作爲夸誕之辭以鋪張之。客有聞而詰之曰。楚既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何也。湖之清與否。適也。清而應與否。亦適然爾。且湖之未始清也。士固有取科第者矣。彼又何所取徵耶。以湖清爲科第之兆。訊諸父老。按諸圖志。雖可徵不誣。然其言近於誕。薦紳者弗道也。今而曰邑士科第之兆不驗。則縣令善政之符也。此其言之無稽。不又甚耶。縣令之有善政者。非今爲然也。何不聞於昔而獨見於今耶。肆爲夸誕之辭而妄致諂諛之意。此曲學阿世者之爲。有識之士。宜不若是。春秋之法。紀災異而不書其故。洪範之義。推五行之運行。以關五事之得失而已。後世儒者。因春秋所書。傅會以一時之事。因洪範所載。推尋其所致之由。故皆失之膠固而不通。今也不得於彼。而必求於此。豈不知其失而蹈之耶。雖然。彼誠不足以

語此也不足以語此則其言之無稽亦誠不足貴矣予竊鄙之因志吾言以爲妄言者之戒

原儒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氏論之爲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爲二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爲其學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智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禮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

身以至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所以內外之兼至者。誠也。內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揚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爲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迨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僇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之用。發揮無餘蘊矣。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纖瑣。緣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虛遠。傅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燕、許。宋之楊億。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眞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爲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也。鄭君遊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爲檢討。儒者之用。庶幾有以自見者乎。故吾於其別也。言以贈之。

作原儒。

原士

嗚呼。人之各習其業以爲世用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蓋莫難於爲士矣。士之難爲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蓋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入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智。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能不以聞見梏其心。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物之性。又皆其才有以應之也。蓋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才之施事之所以成也。此其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乎外。由不能盡於內矣。內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非所謂成德達材之士者歟。嗚呼。古之爲士。鮮有弗若是矣。自世降俗龐。道術分裂。於是士之爲業者。訓詁而已矣。辭章而已矣。夫使訓詁辭章、而盡爲士之事焉。斯亦不足以爲難矣。況乎訓詁辭章。亦不易能。而今之精其能者。又未嘗數數然也。剽掠纖碎。緣飾淺陋。曰我爲士也。穿鑿性命。淩厲高

遠曰我爲士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士也嗟乎爲士而止於如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士耶是以古之爲士者道德明秀小大無不適於用而後世之士飾虛矯僞其不卒歸於無用者幾希矣吾友鄭君仲舒久遊京師而客於今相國之門以所長自見得從事於經筵殆爲士而適用者也夫京師天下之士之所集也相國之門又京師之士所由萃也仲舒與之遊焉吾向之所謂士亦嘗有其人乎苟有之其必知之矣抑天下之廣山林之士如吾向之所云者未始無其人而仲舒未必盡知之也苟知之其亦能使有以用之乎嗟乎吾見他日有薦士於相國而使相國盡用士之名者其必仲舒矣仲舒如上京作原士以爲贈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衝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爲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爲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爲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于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爲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

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爲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郤愼夫人坐指人彘爲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盧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禧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爲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